

■ 周作人

雨天的书

·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



618

44.618

222

C-4

·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

52B-7

雨天的书

周作人

据北京新潮社一九二五年初版排印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简装书/鲁迅等著；王彬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ISBN 7-5059-3092-3

I. 中… II. ①鲁… ②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7753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作 者	鲁迅等著 王彬编
出 版 行 址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地 址	全国新华书店
经 销	奚跃华
责任编辑	胡元义
责任印制	杨成春 韩龙梅
新版策划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
印 刷	787×1092 1/32
开 本	8000 千字
字 数	357.625
印 张	30 页
插 页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版 次	1—4000 套
印 数	ISBN 7-5059-3092-3/I·2339
书 号	430.00 元(全 86 册)
定 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近年，散文颇有些热闹的味道了。

论理，在小说、诗歌擅胜一时之后，散文也不该再如以往那么冷清了。但，与小说、诗歌不同，散文的热闹不是时下之风，而是炒卖四十年前的历史存货，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革命。就艺术形式而言，西洋的小说、诗歌、话剧，横向地移植到中国，取代了章回、格律和以歌唱为主的旧有模式，虽然唱的最高境界是说，也足够令人尴尬的了。而散文则不，固然，异域的观念也曾经发生过位移，其结果却不是简单的替换，而是与本国的传统相糅和，出品了优质的再生产品，不像前三个文学门类那样，要经历那样一个蹒跚的学步过程，至今仍免不了模仿的痕迹。因此，鲁迅评价新文学运动说，散文的成绩最为辉煌，超过了其时的小说、新诗、话剧的成就。鲁迅的评价是准确的。时至今日，说到那一时代的散文名家，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三十位而感到还有遗漏。在这些作家中，有些人兼搞别样，今天看来已然品位不高，应该淡忘的了，而他们的散文作品却时时被人们所记诵，从这一点说，散文的艺术生命，似乎比小说、戏剧、诗歌还可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下来。因为，同其它文学门类不同，散文是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情趣、操守、人格的，从而也就最容易相互沟通。可惜，五四以来形

成的这个优秀传统，四十年间发生了断层，至今还没有完全弥合。相形之下，时下的文章，未免做作，仿佛是裱出来的，丢进洗衣机，一洗，全是糨糊，这样的东西写多了，自己也难免糊涂，接受主体又如何能够喜欢？及至轮到散文好不容易热一回，却拿不出自己的货色，只有向历史讨教，这当然是前辈的光彩。

但是，这并不意味，五四以来的散文已然尽善尽美，发展到极至，无可超越的了。众所皆知，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倘若从甲骨文与青铜器时期算起，是应该比韵语还要长久的。在传统的散文观念里，小说除外，经、史、子、集中的文章都可以冠以散文的。五四以后，有一种将散文精确化的倾向，一方面，增重了它的文学色彩，另一方面又将其软化，散文似乎只余下叙事与抒情的功能，而且三十年代后，又似乎只有抒情体裁被视为散文的正宗，这就免不了格局狭隘，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园地且少活力了。^{〔1〕}其实，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生活有多么丰富，散文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当然，在那时，也仍有不少散文的名家，属守旧道，捡到篮里便是菜，不受什么框架的束缚，而不惮于无所不包，难免会让今天的散文作家惊诧，甚或以为不足道哉。

但是，上面的话，并没有抹煞的意思，其目的是说那一时期的散文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热心读者，还有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便是一个例证。于是也就产生我们的酝酿与构思。这就牵扯到选篇与选书的优劣

〔1〕 这个问题仍在争论，现在又似乎有大散文观复潮的趋势。本书库采取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

比较了。应该说，这二者是各有千秋的，不能够相互替代的。关于选篇的优点，这里不去讲它，对于后者，或许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另一方面，这些原作，久已不流传了，在一般的图书馆里也难以见到，且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如果将其中的一些精品排印出版，^{〔1〕}窃以为不仅对于读者，即使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与研究家（原本大概也读得不多）是应该不仅可以感悟到其中的文学氛围，也还可以领略一些版本价值。俗话说，隔日如新，在历史尘封了多年之后，一旦面世，这些名家的原版作品，当会引起纷纭的新鲜之感罢。

准此，我们编辑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丰子恺、叶绍钧、冰心、郭沫若、茅盾、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许地山、郑振铎、夏丏尊、钟敬文、沈从文、梁遇春、施蛰存、巴金、阿英、陈西滢、朱湘、陆蠡、张爱玲、李广田、何其芳、苏雪林等三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品。这样，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大体上也就罗致在内了。读那时的散文，是时时感到一种繁星丽天的愉悦的。如果有可能，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的，这或者为贤者所鄙，以为不足道。其实，选家的劳动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津梁性的工作，自有价值。当然，这些话也依然会被讥为秋虫吊月，僵柩自热的了。这自可不必去计较。但选家也真有时困惑，所谓砖几何厚？瓦几何薄？跑掉的鱼是大的，这就需要致谦而有待于提高眼光的精审。同时需要申明的是，在本书库的编

〔1〕 据较好的原版本排印，只是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以适应目前读者的需求。

选过程中，得到了顾志诚、奚跃华、黄亚昌等先生的热诚支持，是要郑重感谢的。

孔老夫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倘若我们的工作能够鉴往知来，对于中国当代的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而不是“美女入室”，我们也就满足了。

王 彬

1992.12.20

出版说明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字起孟，号知堂，笔名开明、仲密等。

周作人是五四以来散文大家。他写于1925年的《美文》将散文框定在叙事与抒情两类，对于现代散文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但也无形中限制了散文种类的发展而做茧自缚了。

周作人的散文写作以192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早期的散文主要有：《自己的园地》、《两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等，抗战以后主要有《药味集》、《药堂语录》、《书房一角》、《苦口甘口》、《秉烛谈》、《立春以前》等。

周作人的散文属于絮语式散文，大都取材琐碎，文字看似质朴，有一种特殊的“苦涩”味道，极其隽永而富有韵味。胡适评说他的散文是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周作人的散文影响极大，景从甚众，惜乎其人曾经附逆而为人所鄙，连带其作也少有提及了。近年又渐有复苏之势。对此，卞之琳关于其师徐志摩的评论移录于周作人似乎也是恰当的。卞之琳说：“做人第一，做诗第二。诗成以后，却只能就诗论诗，不应以人论诗。”论人论文大概也应如此。

自序一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下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時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

自序二

前年冬天自己的园地出版以后，起手写雨天的书，在半年里只写了六篇，随即中止了，但这个题目我很喜欢，现在仍旧拿了来作这本小书的名字。

这集子里共有五十篇小文，十分之八是近两年来的文字，初恋等五篇则是从自己的园地中选出来的。这些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据说天下之人近来已看厌这种小品文了，但我不会写长篇大文，这也是无法。我的意思本来只想说我自己要说的话，这些话没有趣味，说又说得不好，不长，原是我自己的缺点，虽然缺点也就是一种特色。这种东西发表出去，厌看的人自然不看，没有什么别的麻烦，不过出版的书店要略受点损失罢了，或者，我希望，这也不至于很大吧。

我编校这本小书毕，仔细思量一回，不禁有点惊诧，因为意外地发见了两件事。一，我原来乃是道德家，虽然我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如什么文学批评家，更不必说道学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结果只编集

了几卷说教集，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也罢，我反正不想进文苑传，（自然也不想进儒林传，）这些可以不必管他，还是“从吾所好”，一径这样走下去吧。

二，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哪里人，虽然普通称是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鲁国了。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及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缙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我从小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后来又想溜迹于绅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学为周慎，无如旧性难移，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呜呼，我其终为“师爷派”矣乎？虽然，此亦属没有办法，我不必因自以为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因其为学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这就是我的大愿望。我查看最近三四个月的文章，多是照例骂那些道学家的，但是事既无聊，人亦无聊，文章也就无聊了，便是这样的一本集子里也不值得收入。我的心

真是已经太荒芜了。田园诗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难所，但这个我近来也有点疏远了。以后要怎样才好，还须得思索过，
只可惜现在在中国连思索的余暇都还没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病中倚枕书。

英国十八世纪有约翰妥玛斯密 (John Thomas Smith) 著有一本书，也可以译作雨天的书 (Book for a Rainy Day)，但他是说雨天看的书，与我的意思不同。这本书我没有见过，只在讲诗人勃莱克 (William Blake) 的书里看到一节引用的话，因为他是勃莱克的一个好朋友。十五日又记。

目 录

自序一.....	(1)
自序二.....	(2)
苦雨.....	(1)
鸟声.....	(5)
日记与尺牋.....	(7)
死之默想.....	(11)
唁辞.....	(14)
若子的病.....	(17)
体操.....	(22)
怀旧.....	(24)
怀旧之二.....	(26)
学校生活的一页.....	(29)
初恋.....	(32)
娱园.....	(34)
故乡的野菜.....	(37)
北京的茶食.....	(40)
喝茶.....	(42)
苍蝇.....	(45)
“破脚骨”.....	(48)
日本的海贼.....	(51)
我们的敌人.....	(54)

十字街头的塔	(57)
上下身	(61)
黑背心	(64)
托尔斯泰的事情	(68)
“大人之危害”及其他	(73)
葛理斯的话	(76)
生活之艺术	(80)
笠翁与兼好法师	(83)
狗抓地毯	(86)
“净观”	(89)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92)
与友人论怀乡书	(96)
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98)
教训之无用	(101)
无谓之感慨	(103)
日本的人情美	(105)
我的复古的经验	(108)
一年的长进	(111)
元旦试笔	(113)
沉默	(115)
山中杂信	(118)
济南道中	(131)
文法之趣味	(139)
神话的辩护	(143)
续神话的辩护	(146)
神话的典故	(149)

舍伦的故事·····	(153)
科学小说·····	(156)
读纺轮的故事·····	(160)
读欲海回狂·····	(162)
读京华碧血录·····	(165)
两条腿序·····	(168)
附 录	
十五年前的回忆（汪仲贤）·····	(171)

苦 雨

伏园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长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许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沪车上时常遇雨，每感困难，所以我于火车的雨不能感到什么兴味，但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倘若更大胆一点，仰卧在脚划小船内，冒雨夜行，更显出水乡住民的风趣，虽然较为危险，一不小心，拙劣地转一个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遇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也愉快极了。我大约还有好些“为鱼”时候——至少也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近，不过北京的泥塘似的许多“海”实在不很满意，这样的水没有也并不怎么可惜。你往“陕半天”去似乎要走两天的准沙漠路，在那时候倘若遇见风雨，大约是很舒服的，遥想你胡坐骡车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着四打之内的汽水，悠然进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这只是我的空想，如诗人的理想一样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骡车中遇雨，很感困难，正在叫苦连天也未可知，这须等你回京后问你再说了。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

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近来天气转变，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两方面的建筑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后园的西墙淋塌，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来摸索北房的铁丝窗，从次日起赶紧邀了七八位匠人，费两天工夫，从头改筑，已经成功十分八九，总算可以高枕而卧，前夜的雨却又将门口的南墙冲倒二三丈之谱。这回受惊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岛君“渠们”俩，因为“梁上君子”如再见光顾，一定是去躲在“渠们”的窗下窃听的了。为消除“渠们”的不安起来，一等天气晴正，急须大举地修筑，希望日子不至于很久，这几天只好暂时拜托川岛君的老弟费神代为警护罢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竹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的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糊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好容易到了早上五点钟，赤脚撑伞，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满了全屋，约有一寸深浅，这才叹了一口气，觉得放心了；倘若这样兴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没有水，恐怕那时反觉得失望，没有现在那样的满足也说不定。幸而书籍都没有湿，虽然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湿成一饼一饼的纸糕，也很是不愉快。现今水虽已退，还留下一种涨过大水后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谈，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写字，所以这封信是在里边炕桌上写的。